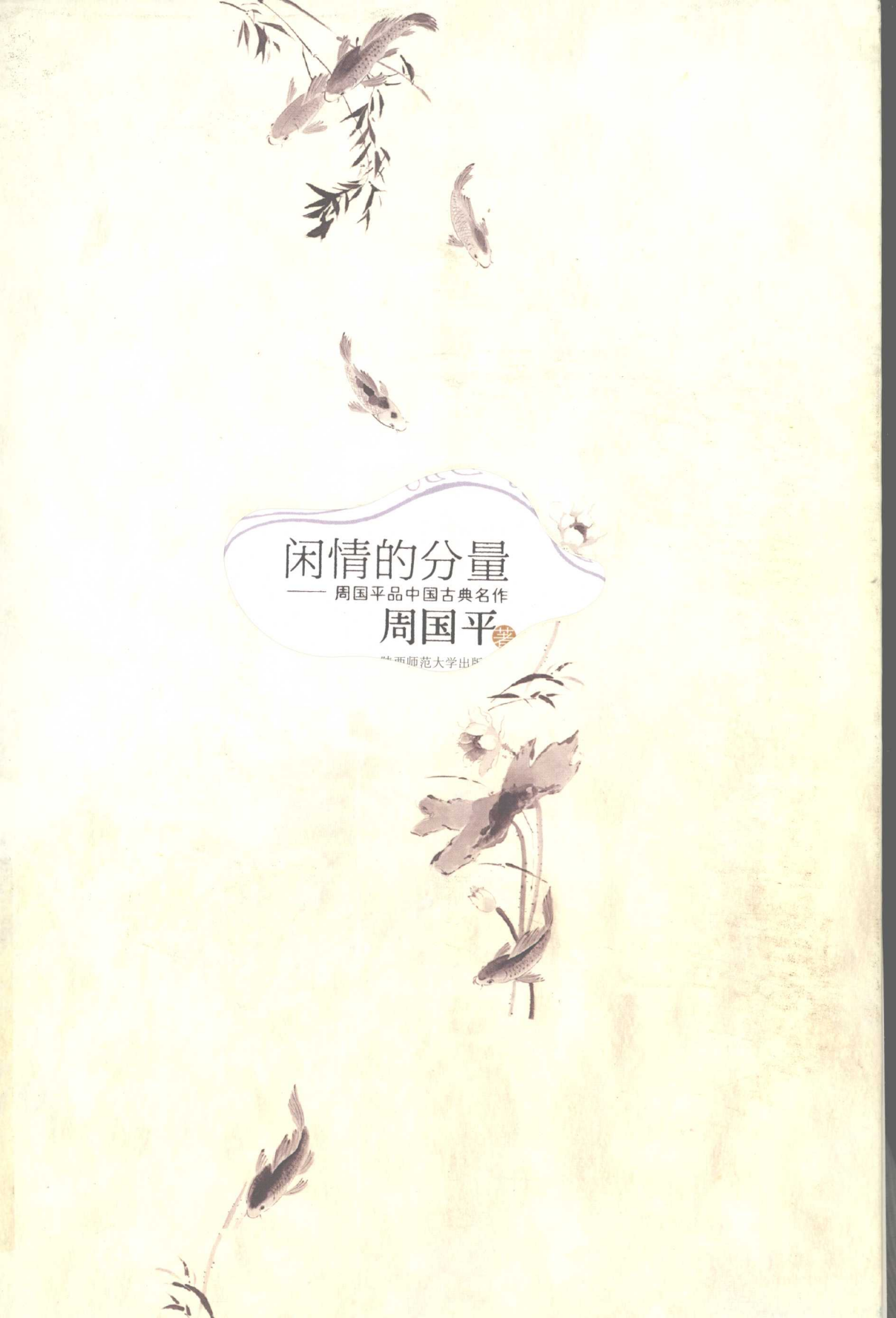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It features several fish swimming in a pond, with lotus leaves and a blooming lotus flower. The style is delicate and expressive,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 The fish are rendered with fine lines and light washes of ink, while the lotus leaves and flower are more detailed with darker ink and some color washes.

闲情的分量

——周国平品中国古典名作

周国平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闲情的分量

——周国平品中国古典名作

周国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情的分量/周国平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613-4493-4

I.闲... II.周...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1314 号

图书代号:SK8N0997

责任编辑: 周 宏

版型设计: 刘晓娟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493-4

定 价: 2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自序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古典作品,我所写的文字很少,几乎都集中在这本书里了。我的专业是西方哲学,长期来读得多的也是西方人文著作和文学作品。我当然知道,中国的经史子集中也有许多珍宝,一直想系统地读一读,挑出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写一写我的理解和感受。然而,因为精力所限,这个计划不断地往后推延。现在出版社来索稿,我暂时只拿出得出这一点儿可怜的东西,真是非常惭愧。

本书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品宋词,是我2007年为《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宋人弦歌》所写的序和台词。这一台节目由北京驱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在全国各地演了许多场,很受欢迎。篇目和辑题是该公司的老总钱程拟定的,我只做了少量修改和补充。钱程与我素昧平生,他热爱文学,在困境中以宋词自娱,酝酿了这一台节目,托人捎信给我,期望我承担相关的文字工作。我被他的诚意所感动,勉为其难,应了下

来。我在中学时就非常喜欢宋词,借此机会得以重温,并把自己的体会写了出来。

第二部分品元曲,写作的由头也纯属偶然。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朋友王菱做一套古典韵文“新赏”的书,元曲部分无人写,找到了我。与上述品宋词不同,这一部分的篇目是我自己选定的,而评论的文字则不着眼于文学,多是随想式的借题发挥。如此成一册小书,原题《断肠人在天涯——元代爱情人生散曲新赏》,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这本小书在市场上早已绝迹,就让它在这里再献一回丑。

第三部分是若干篇谈中国古代学者文人的旧作,曾经收在我的不同集子里,现在汇到了一起。其中,谈阮籍、袁宏道的两篇稍长,也比较系统一些,而谈孔子、韩愈、苏轼、玄奘的诸篇都只是小随笔。盘点的结果让我自己很吃惊,存货竟这样少,对于我钟爱的庄子、陶渊明、李白、王阳明等人,我怎么会没有写任何文字。

在中国文人身上,从来有励志和闲情两面。励志,就是经世济用,追求功名,为儒家所推崇。闲情,就是逍遥自在,超脱功名,为道家所提倡。不过,这只是相对而言,即使在儒家始祖孔子身上,我也看到了闲情的一面。我发现,我所欣赏的古典作家和作品,往往是闲情这一面特别突出的。宋词和元曲讴歌男欢女爱,阮籍、陶渊明、袁宏道、李白、苏轼纵情山水,我从中看到的是对生命本体的热爱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而人生最宝贵的价值岂不就在于此?对闲情不可等闲视之,它是中国特色的人性的解放,性灵的表达,在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文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很重很重。只有励志,没有闲情,中国文人真不知会成为怎样的俗物。所以,我用“闲情的分量”做书名,来概括我品评中国古典作品的视角。

周国平

2008年9月7日

目 录

自 序

- 〇〇一 第一辑 唯美的欢娱——宋人弦歌
- 〇五七 第二辑 断肠人在天涯——读元曲随想
- 一五九 第三辑 圣人与闲人
- 一六一 孔子的洒脱
- 一六三 另一个韩愈
- 一六五 诗人的执著和超脱——夜读苏东坡
- 一六九 人生贵在执行胸臆——读袁中郎全集
- 一七五 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 一七七 阮籍与尼采



第一辑

唯美的欢娱

——宋人弦歌



序

今夜,让我们沿着时光之河向回航行,在一千年前的长江上岸。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祖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王朝,它辉煌到了极点,又屈辱到了极点,留下的是不尽的怀念,不尽的惋惜。

绵延了三百余年的宋朝,前半期统一而繁荣,后半期丧权而偏安,有太多的欢笑,也有太多的眼泪,而这欢笑和眼泪,共同催放了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宋词。

我们来到了北宋的首都汴京,由今日的开封,怎能想象它当年的奢华。通衢大道上,香车宝马奔驰,游人熙来攘往。举目四望,到处是雕楼画阁,绣户朱帘。深街小巷内,燕馆歌楼密布,达数万家之多。最不寻常的是,满城的青楼、歌厅、茶坊、酒肆,响彻管弦丝竹之声,一片燕歌莺舞的景象。出入这些场所的,有普通市民,也有达官贵人。宋王朝给士大夫的生活待遇之优厚,没有一个朝代比得上,使他们得以优游岁月,宴饮唱和之风盛行。无论在公共娱乐场所,还是在私人宴会,歌妓是重要的角色,弦歌是必有的节目。曲调是现成的,文人骚客竞相为之填词,每有佳作问世,很快唱遍塞北江南。

今天也许难以相信,在隋、唐、宋三朝,漫长的七百年间,中国曾经是一个流行音乐大国,来自中亚、西域的明快热烈的

印度系音乐风靡全国，倾倒朝野，而低缓单调的中国古乐则受到了冷落，仅用于某些祭祀仪式。唐宋两朝设有教坊，实际上是宫廷乐团兼国家音乐学院，专门排演、教习、创作流行音乐。宋朝还设有大晟府，翻译成现代汉语，可以叫国家音乐总署，兼具国家音乐出版社的职能，编集和刊行流行的曲谱。正是在这浓烈的音乐氛围中，词的创作成了文坛第一时尚，词的艺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宋词成了足可与唐诗、元曲媲美的中国文学瑰宝。

词的作者是文人学士，唱者大多是妙龄歌女，其间就有了一种微妙的关系。没有一种文学体裁像词这样深深地受到女性的熏陶。有一首宋词写道：“月如眉，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让美女在花前月下吟唱的小词，自然应该是情意缠绵的了。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词的主题不外是伤春悲秋，离情别绪，男欢女爱，风格则以柔美婉约为正宗。词和诗之间有了一种不成文的分工，诗言志而词言情，诗须庄重而词求妩媚。一切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情思，不能诉之于诗文的，在词中都得到了尽兴的宣泄。词致力于表达委婉悱恻的情感，描摹深微细腻的心绪，把一种精致的审美趣味发挥到了极致。在文以载道的古代中国，宋词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唯美文学，它的文字、意境和音乐的美，没有一个文学品种比得上。

当然，婉约不是宋词惟一的风格。首先是苏轼，然后是辛弃疾，向词中吹进了强劲的豪放之风。在他们影响下，词与诗的界限被打破，词的题材大大拓宽，演变成了一种既可言情也可咏志的新诗体。靖康之变后，南宋词人在婉约中多了山河破碎的哀怨，在豪放中多了壮志未酬的悲伤。

宋词是音乐的产儿，流行歌曲的歌词。可惜的是，当年的曲谱均已失传，在历史的流传中，宋词早已脱离音乐，只被当作文学来欣赏。这是中国音乐史的巨大损失，作为音乐的宋人弦歌已成千古之谜，留给我们的的是不尽的遗憾，不尽的想象。



闹灯

元宵节，中国古代的狂欢节，以闹灯为中心，又称灯节。宋代其况最盛，正月十五前后，五昼夜狂欢不止，满城张灯结彩，鼓吹喧天，人潮如涌，热闹非凡。家家倾巢出动，看花灯，看焰火，看百戏，总而言之是看热闹，而看热闹的实质是人看人。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元宵节的人看人又别有一番情趣。彩灯明月诚然可观，最可观的却是那观灯赏月之人。平日幽居深院的闺秀仕女，此时暂获开禁，三五成群出游，成为节日最亮丽的风景。于是，在热闹的掩护下，或眉目传情，或私订幽会，或暗结同心，演出了无数爱情的喜剧和悲剧。



青玉案

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节庆热闹而欢腾，可是，有谁知道热闹反衬下的寂寞，欢腾映照下的孤独？眼看花枝招展的游女们嬉笑着走过，一队队都消失在灯火辉煌的背景中了，那个寻找了一百次、一千次的人仍然没有出现。无意中回头，却发现那个人茕茕孑立，站在灯火最冷清的地方。

那个人是谁？有人说，是作者的意中人，一位脱俗的女子。有人说，是作者自况，寄寓了高洁的怀抱。其实，无论哪一说成立，作品的意蕴是一致的，都是对孤高人品的赞美。我们也许可以引伸说，不管人世多么热闹，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持一个内在的宁静的“自我”，这个“自我”是永远值得“众里寻他千百度”的。



生查子

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
花市灯如昼。月上
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

今年元夜时，
月与灯依旧。不见
去年人，泪满春衫
袖。

欧阳修是北宋名臣，学富五车，可是，你看他这首小令写得多么清新朴素。“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如此美丽清朗的意境，如此自然天成的句子，叫人看了怎么忘得了，怎么会不流传为千古名句。

全词写一段失落的恋情，景物依旧，欢爱不再，使人不由得伤心落泪。爱情的滋味最是一言难尽，它无比甜美，带给人的却常是无奈、惆怅、苦恼和忧伤。不过，这些痛苦的体验又何尝不是爱情的丰厚赠礼，一份首先属于心灵、然后属于艺术的宝贵财富，古今中外大诗人的作品就是证明。

问春

春来春去，花开花落，原是自然界的现象，似乎不足悲喜。然而，偏是在春季，物象的变化最丰富也最微妙，生命的节奏最热烈也最急促，诗人的心，天下一切敏感的心，就不免会发生感应了。心中一团朦胧的情绪，似甜却苦，乍喜还悲，说不清道不明，我们的古人称之为“愁”。细究起来，这“愁”又是因人因境而异，由不同的成分交织成的。触景生情，仿佛起了思念，却没有思念的具体对象，是笼统的春愁。有思念的对象，但山河阻隔，是离愁。孤身飘泊，暗景思乡，是旅愁和乡愁。因季节变迁而悲年华的虚度或平生的不得志，是闲愁。因季节变迁而悲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无常，便是短暂人生的万古大愁了。

我们不要讥笑古人多愁善感，倒不妨扪心自问，在匆忙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的心情与自然的物候之间还能否有如此密切的感应，我们的心肠是否已经太硬，对于自然界的生命节奏是否已经太麻木？





木兰花

宋祁

东城渐觉风光好，
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
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
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
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
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
留晚照。

“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个“闹”字，用得出人意料，却又极其贴切，把春天蓬勃的生机一下子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这个“闹”字，宋祁当年一举成名，后世备受评家赞誉。

面对灿烂的春光，作者的感悟是：在短暂的人生中，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金钱，而是快乐。对于今天看重财富的时代，这不失为一个提醒。

青玉案

贺铸

凌波不过横塘路，
但目送、芳尘去。锦瑟
华年谁与度？月桥花
院，琐窗朱户，只有春
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
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
闲情都几许？一川烟
草，满城风絮，梅子黄
时雨！



一个想象中的单身美人，和我无缘相会，她自己也在虚度青春年华。这首词的主题正是闲愁，用情场的寂寞喻仕途的寂寞。妙处在最后三句，用春天的三种景物形容闲愁之浓烈，如同遍地青草，满城柳絮，下不完的黄梅雨，充斥在天地之间，充斥在胸襟之间。

一剪梅·舟过吴江

蒋捷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
风又飘飘，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这首词文字和音韵都异常优美，是描写春愁的名篇。从内容看，短小的篇幅，把春天的几种愁都写到了。第一层，风雨中乘舟飘泊，过了以两个歌女的名字命名的地点，正待上岸去借酒浇愁，这是笼统的春愁，也是旅愁。第二层，盼望归家，想念着会给自己洗衣、调笙、烧香的妻子，这是离愁。第三层，“流光容易把人抛”，这是人生的大愁。“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色彩多么鲜丽！时光成全了植物，反衬出了它对人的无情。

